

藝術史
講座

國際普羅藝術運動發達史

川口浩著 洪秋雨譯

緒言

我們應該首先問一問——關於普羅藝術運動之國際的發展，我們是否可以說呢？

雖然一口說到國際普羅藝術運動，但是普羅藝術運動的現實發展過程，因各國之異而異，並不是在國際地被統一了的形態上從頭發展而來的。例如，蘇俄的普羅藝術運動是作為蘇俄的普羅藝術運動而發展，德國的普羅藝術運動，是作為德國的

普羅藝術運動而發展，兩者都是作爲各別的運動而發展的。照這樣說來，在兩者之間並沒有統一性，不過，其中多少有點關聯而已。

既然如此，那末，當我們寫國際普羅藝術運動發達史的時候，除了國別地分開來寫以外，沒有旁的方法。如果用這種方法寫起來，就非寫成幾百頁的大著不可。並且，用這種方法寫出來的世界普羅藝術運動的史的發展，嚴格說來，並不是國際普羅藝術運動的發達史。

此外，我們更須注意以下的一點。即是，雖說是普羅藝術，然在實際上，普羅藝術的一般是不存在的，而現實存在的，爲普羅文學，演劇，美術，電影，音樂等特殊的藝術部門。這些各個的藝術部門，並不是在某一國有着統一的发展，而且也不是各國一樣地有着統一的發展。例如，在某一國祇有文學發達，而其他一切藝術部門並不發達，又如，在某一國，除文學外，演劇也發達，然美術電影等則不發達，更如在某一國，文學美術最發達，演劇次之，而電影音樂等更次之：其中有種種的

區別和差異。

既然如此，那末，要敘述將上面所說的各種部門都包括攏來的整個的普羅藝術運動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這樣，在國際普羅藝術運動這一個命題裏面，既然包含着多種多樣的事情，那末要將它們在某種統一的關聯上包括地敘述起來，也可以說是很困難的。我們祇能敘述某特定國的特定的藝術部門的發達而已。

然則，敘述普羅藝術運動之國際的發展，果真是全然不可能的麼？如以上所說，那真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很困難的。然而，祇要好好地想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它之所以不可能或很困難，祇有將各國的普羅藝術運動，作為各別的藝術運動而發展的時候才如此。倘若，丟開這種孤立性來說，那末，無疑地我們可以敘述普羅藝術運動之國際的發展。換句話說，世界各國的普羅藝術團體，既然被統一於國際的旗幟底下，那末，我們當然可以敘述其國際的發展。

這種國際已經存在着。至少，它的基礎已經建築好了。如形成普羅作家之國際結合的革命文學國際局(Das Internationale Büro Für Revolutionäre Literatur)，勞動者劇場之國際組織的國際勞動者劇場同盟(Internationale Arbeiter-Theater-Bund)，及結合普羅美術家的國際革命美術家協會(Inter-AXP)等是。這三種國際的創立，是屬於比較近年的事情。因而，它們的活動力量還不十分強大。而關於其活動的材料及文獻，也非常的少。所以，要詳細細毫無遺漏地敘述到底是不可能的，現在，祇能根據可以得到的材料，儘量地將其構成的經緯及其後的發展敘述出來。

首先從革命文學國際局說起來罷。

一 革命文學國際局

如前所述，世界的普羅藝術運動，在極最近以前，還沒有在國際的統一之下進

軍。世界大戰，及其後普羅革命——俄國蘇維埃政權的樹立，對於普羅藝術發展，給與了最大的戟刺，蘇俄不待言，就是德國，匈牙利，捷克斯拉夫，波蘭，法國，美國，日本等，普羅藝術也盛極一時。然這些運動，從國際的見地看來，還不能免掉自然發生的性質。雖在各國的普羅藝術家批評家等之間有着個人的往來交際，和相互的藝術的介紹，但整個的普羅藝術運動，還沒有在國際的統一之下進行。

可是，如普羅的其他一切解放運動一樣，普羅的藝術運動也是不能不在國際的統一之下進行的。如政治上經濟上有各種國際組織一樣，普羅藝術團體也應該有國際的組織。

當這種機運在世界的普羅藝術運動家之間漸次增高的時候，恰好蘇俄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舉行革命十週年祝賀會。各國的普羅作家藝術家有些特來參加這種祝賀。於是，藉着這個機會，普羅藝術團體的國際統一便踏上了它的第一步。即是，認為老早就應該結成國際的「全俄普羅作家同盟」所屬的作家批評家們首先提議，

而參加祝賀會的各國普羅作家們毫不遲疑地贊成，舉行第一次國際普羅作家會議，以作普羅作家之國際結合的第一階梯。不待言，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們，並不是各國普羅作家團體的正式代表者，而是偶然在祝賀會中相遇的個人普羅作家，為數不過十數人而已，然這次會議，對於以後的運動，盡了很大的任務。

這次的會議，如上所述，從某種意義說來是偶然的會合，以前的準備並不充分，而會議的主要題目祇限於一般的原則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決定這次會議的政治的綱領和今後的組織的課題。

關於前一個問題，很費了討論，結果採用了以下的兩種綱領：

一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二 反對法西斯蒂

會議更決定以在這種政治的綱領之下結成全世界的革命普羅作家團體為當面最重要的組織的課題，組織革命文學國際局為担任這種工作的恆常機關，舉匈牙利的

亡命作家柏拉·伊利西爲書記長，發行外國文學通報（*Westnik Inostrannoi Literaturi*）爲機關雜誌。

創作方面的中心問題，是：普羅文學果能夠存在麼？當時就是在蘇俄也還是和所謂「同路人作家」所代表的文學的諸傾向苦爭惡鬥的時代，全然否定過渡期的普羅文學可能性的托羅斯基這一派的理論還有相當的勢力。第一次國際普羅作家會議，當然對於這個問題要費斟酌。

在會議席上，關於這個問題費了很多的爭論，結果，以下的主張占着了壓倒的勢力。「普羅文學的自由·無拘束的發展，祇有將權力移讓於普羅的手裏才可能，然這種認識，並不能全然否定過渡期的普羅文學的可能性。普羅文學應該對於布爾喬亞的支配行困難的鬥爭，祇有經過這種鬥爭，普羅文學才能發展。」

經過了以上所述的過程，革命普羅作家與國際結合「革命文學國際局」於是成立了。國際局以全力促進各國普羅作家團體加入國際的組織，而對於未有普羅作家

團體組織的國家，則儘量地促進其組織。結果，蘇俄，德國，波蘭，澳大利亞，匈牙利，中國等的普羅作家團體都被統一於這種國際的組織之下，而其他各國也各有其團體發生。

然其中也未始沒有若干落伍的作家。如羅馬尼亞的作家巴萊特·伊斯托拉基，和墨西哥的畫家德伊哥·利威拉等即是。他們在第一次國際會議席上互相代表着反對的傾向：伊斯托拉基代表極左的傾向，而利威拉代表右翼的傾向。

革命文學國際局，一方面實行第一次國際會議所決定的組織的課題，他方面又在外國支部的指導中和一切的機會主義鬥爭。而代表這種機會主義的，即右翼的傾向和極左的傾向。

前者最好的例，是法國的巴比塞一派，及其所編的雜誌的行動。他們以為國際局的兩種政治條件——反對帝國主義和法西斯蒂——太左，不適用。國際局對於這種傾向斷然採用鬥爭的手段，現在還沒有將這種傾向克服下去，恐怕還要繼續鬥

爭。

後者最好的例，是德國的喀波爾的支持者們所抱的意見。他們實際上拒絕文學上的革命同伴者的再教育，不了解對於他們的活動，而陷於宗派主義的誤謬之中。國際局和這種極左的宗派主義的傾向鬥爭已經成功。

這樣地，國際局既要和左翼鬥爭又要和右翼鬥爭，而其中對於右翼的傾向更加注意，這是不待言的。

資本主義諸國的經濟的政治危機的尖銳化，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飛躍發展（五年計劃），已經經過了三年。革命文學國際局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又舉行了第二次國際會議。會議是在革命文學國際局擴大總會的名義之下從十一月六日起至十五日止舉行於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哈利科夫。

第二次會議，表示着非一次會議可比的發達的樣相。其卓越的樣相之一，為大部分的出席者都是正式代表各國普羅作家團體的，而其範圍，包括三大洲，五大

陸，二十二國。

會議以國際局的書記柏拉·伊利西的報告開始，他舉出加盟團體之質的量的發展，對於帝國主義戰爭危機的鬥爭，克服外國支部中的機會主義的偏向，及出版活動等，為國際局的成果。然而，雖有這種種的成功經驗，但在國際局的工作上還可以發見許多缺陷。

『基本的缺陷，在於組織的活動微弱，普羅作家團體或革命作家團體間的連絡鬆懈，祇偏重於個人方面。國際局的機關雜誌外國文學通報也有很大的缺點。應該馬上改革，使之成為世界普羅文學的事實上指導機關。』

因此，今後非遂行不可的課題，便成了以下的結論而產生。

『第一，必須和外國的普羅作家團體設定密接的連絡。必須建設幾個新的支部。對於文學運動的左右兩翼的偏向，必須以從來的斷然態度，繼續鬥爭。

正確的指導，和一切偏向及歪曲斷然鬥爭，確立文學上的真正的普羅的方針

——這一切都是橫互於國際局之前的重大的課題。

第一，支部所有的課題，是從生產中將勞動者吸引於文學方面，同時，從普羅文學的同路人中誘致革命的作家。」

關於伊利西以上的報告，費了很多的討論，尤其關於國際局和各國普羅作家團體的連絡的問題，美國，法國，捷克斯拉夫等的代表者們提出了許多意見。今將第三國際的代表哥甫連爾女士的意見述之如下：

「革命文學國際局的成果，是很有意義的。在國際局的支部中，雖不適用黨內的嚴格的規律，但其方針是應該澈底地盡力地遂行的。各個支部應該正確地評價革命的任務。國際局的主要任務，在於反對法西斯蒂及社會法西斯蒂，擁護××，及殖民地解放等的鬥爭之中。國際局必須在宗派主義之前，警戒自己。國際局不行任何的原則的妥協，而且應該在廣汎的基礎上行動。國際局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於將蘇聯的建設事業，五年計劃，及文化革命的成果，詳細地報告於資本主義諸國，以動

勞者。國際局應該造成大眾的文學的基礎，將反對法西斯帝，反對帝國主義鬥爭，擁護××，解放被壓迫的殖民地的民衆等的影響，給與最廣泛的一層。

國際局應該對右翼的偏向及左翼的偏向，遂行兩種戰線的鬥爭。現在右翼的危險，在於過少評價勞動者通信員為養成新作家的豫備隊。而左翼的偏向，反之，以為祇有在勞動者通信員運動才是發見新作家的唯一源泉。不過，主要的危險，是在革命的文學之中也有右翼的危險。』

照上面所引用的文句看來，這次會議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於決定對同伴者作家的關係，及對勞動者農民通信員的關係。

普羅文學之決定的推進的主力，不消說，應該從革命的勞動者運動中汲收出來。不過，由於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社會的政治的危機的增大，及革命的勞動者運動的觀念對於非普羅層的影響，一部分的布爾喬亞的知識階級及小布爾喬亞的知識階級，從他們的不安的陣營中移到了革命的普羅這一方面來了。這種事實與年俱進。

這樣，革命文學國際局便對於以上的問題不得不給與明確的解決。第二次國際會議所決定的如下：

普羅作家團體的主要任務，在於當團體的幹部形成之際，首先應將其目標轉向於勞動者出身的後繼者。普羅文學的強大，是這種戰術適用的賜物。在蘇聯，勞動者階級參與文學的製作，不絕地採取新的形態。最近幾個月來，勞動者階級的最良份子，都努力於文學運動，無論內容方面或形式方面，均有嶄新的文學作品出現。

普羅文學這樣地發展到廣大的羣衆的運動，當然祇有在蘇聯才可能。然而在勞動者階級較之舊帝政的俄羅斯更極度地發達。因而較之舊俄羅斯更急速地可以進到普羅文學的形式的資本主義諸國，關於從革命的勞動者運動中，尤其勞農通信員中養成普羅文學的後繼者這個問題，應該比以前更加要努力。至於抓住轉向於普羅方面的同伴者作家，還是比較次要的任務。

以上所述，即是哈利科夫會議中所採用了的增大普羅文學運動的全戰術。

除上述的戰術而外，哈利科夫會議中所熱心討論的，還有其他二三種重要的問題，即國際局以前所行的政治綱領的修正，及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方法等是。

在第一次國際會議中，如前所述，採用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及反對法西斯蒂二大綱領，然而由於適應政治情勢的變化及全普羅文化運動更高度組織的並意識形態的水準，於是國際局便非採用更廣汎的更強固的性質的政治綱領不可。對於國際局加盟的團體及個人，祇約束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及法西斯蒂還是不夠。倘若真正是革命的普羅作家，那末，不僅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應該奮鬥，並且對於妨害普羅政治發展的危險也應該奮鬥。再者，倘若真正是普羅作家，不僅對顯明的法西斯蒂（國民的法西斯蒂）應該鬥爭，就是對在社會主義的假面具之下進行的隱蔽的法西斯蒂（社會的法西斯蒂）也應該鬥爭。

因此，這次新採用的各國共通的國際綱領，有以下的四項。最初的兩項和以

前一樣，最後的兩項是這次新加入的。

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一．反對法西斯蒂

一．擁護××

一．反對社會法西斯蒂

關於反帝國主義戰爭國際局的參加份子應該怎樣防衛的這個問題，許多人都曾經加以熱烈的討論，哈利科夫會議的全部工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以這個問題為樞軸而活動的。其中最熱烈討論的，是德國的普羅作家約漢勒斯·羅柏特·柏意爾。其意見如下：

『對於戰爭及戰爭的危險之有效的防衛，祇有在革命的作家關於戰爭的原因有很透澈的理解的時候才可能。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和平不過是一時的休息而已。戰爭的準備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在進行着。在這裏，革命的作家不應該單解決一種任務，

而且要行使諸任務的全體制。未來戰爭提供爲「主題」的材料的充足性和多樣性，使革命文學在國民的及國際的規模上有組織的必要。

我們的任務，在以前不過祇極不完全地被解決了而已。我們祇跟着布爾喬亞的和平主義的戰爭作家的尾巴後面跑。我們的同志降服於和平主義之前，不知暴露戰爭的背景。我們的同志不堪担任引導大眾於普羅的防衛及革命的英雄主義之前的任務。我們的作家，「放任」了戰爭。我們的作家不將戰爭結合於經濟的及政治的事象上研究，而將戰爭作爲許多的軍事的行動來研究，因之祇終於戰爭之部分的描寫而已。革命的戰爭文學應該糾正這種錯誤。在和平主義已經成了新戰爭準備的遮掩物的時候，以上所述的事情更加重要。

從戰爭的危險及干涉的見地看來，對於普羅文學，大眾文學的轉向也是一種決定的任務。對於大眾文學，「小型的形式」即短篇，極短的故事，傳單式的詩篇等的創造及完成，也是必要的。這些東西很快地反映日常的事件，有着最廣汎